V
K 711.82
L961

册: 18

晚邨天蓋樓偶評

同邑諸子參定　門人子經集較

離婁之明　五節　朱彝

以聖人行仁政、故天下咸受其澤焉、夫天下非聖人不治、而聖人非仁政、亦無以治天下、此孟子信其然而反覆言之者乎、且今之人、自謂奮其私智、何遽出古人下、然而古人之所為、今人卒不能易者、何也、未生古人之前、其制則在造物、使古人奮其私智、則古人且不能以自治而

580875
SEP 18 1940

又安能以治後之人既生古人而後其制即在古人使今人盡其私智則今人且不能與古人爭勝而又安能與造物爭勝哉如從來之善治天下者莫如堯舜矣語人以堯舜之治無勿喜也語人以堯舜之治曰必以仁政之政則未有能信之者也然使當時而無授時頒瑞之文無九官十二牧之用則唐虞氏之民且將大隔于昏墊而莫之救雖堯舜且無如之何矣何也是猶今匠氏之庇八材而曰爾曷舍其利器用也是猶今青官之省風土而曰爾曷舍夫嶰谷之竹也則雖以離婁公輸師曠之神且智猶或難焉而況今人之才具志慮其不及古人可知也徒曰吾有心民何樂乎其有心徒曰吾有聞民何樂乎其有聞也存吾仁而謂之善者行吾仁而謂之法人知徒法之不足用而不知徒善之尤不足用也我是以遐思太平之時其百度修明而治具畢舉人皆不曰此君王神聖之政而曰惟舊典克遵之政而蓋以歎古聖人之明德遠矣何也聖人之生固非僅為一人計將為天下計也且非僅為一世之天下計將為千百世之天下計也使聖人可以千百世而存繼聖人而起者復聖人而且世之林立而立者無非聖人也則聖人竭其心力以為之天下亦竭其心力以用之此雖無法而天下亦可以治藉或聖人不必千百世而存繼聖人而起者不必如聖人而且世之林立而立者又不能皆聖人也聖人竭其心力以為之天下雖竭其心力而無所

用之則聖人之為千百世計者且將及聖人之身而從茲絕矣聖人曰是不可無以總之也故規矩準繩創于目力者也而所以總目力焉六律創于耳力者也而所以總耳力焉不忍人之政創于心思者也而所以總心思焉將見愚者守夫成轍習其所當然而莫識其所以然則羣黎之用未嘗不賴此器數也而功以不窮智者悟夫神明知其所以然而必循其所當然則難傳之故亦未嘗不藉此名象也而功以不匱然後知先王之仁覆天下恃此具也孰若仁心仁聞徒寄諸空空而澤不下究者哉

離婁 朱

長題有主賓有反正陵暴脫略固無法接文衍義亦非法之精也兵隨將轉將逐符行奇正變化神鬼莫測先要計取這符在自家手裡

詩云不愆 一節 楊旬英

引周詩以驗法而見遵之者必無過焉夫使法果不足用則遵之者將必有愆忘之過矣假樂之詩何以歸美率由哉且吾言善法之必相需也然則舍先王之法吾何遵矣設難者曰遵之而國事日誤則何如曰夫寧遵焉而誤也遵之而幾務益疎則何如曰夫寧遵焉而疎也然此特甚言其遵之信且篤耳向使監先王之成憲而國事果或虞其誤幾務果或慮其疎則吾亦朝奉而夕更之吾豈狥由舊之虛名而受籌今之實弊哉而無如其必不然也今且有兩者于此其一師諸心而未嘗驗者也其一則驗者也則將信其驗者乎抑反信其未嘗驗者乎夫先

王之法其驗焉者也施之百官而百官得其宜施之萬物而萬物得其理所謂無遺憾者此矣即有兩驗者于此其一偶試之而未嘗久者也其一則久者也則將屬之未嘗久者乎抑必屬之久者乎夫先王之法又其久焉者也歷數百年承平之世而不可易歷數百年艱危之世而又不可易所謂無容議者此矣而世之人主猶竊竊然疑之曰是或宜于古而未必宜于今乎是或畢世雞殫之功而非救時之策乎則試問世主之材何如我周之哲王謀臣之良何如畢召而今之國勢又何如鎬京全盛之時夫以成王之賢而又有老成之士為之謀而又當太平無事之際彼將出其智慮以與先王爭此典則也不猶愈于世主之為乎即不然而守其成轍坐臻上理且將忘其嘉績之所自來矣乃迄今讀其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若有所甚賴乎先王而不敢易者則豈非先王之法果盡善而無容疑哉而或者曰今之世主非不遵先王之法也彼亦嘗遵之而過生則不如其不遵也吾以為其遵之者此必陽蒙其名而陰易其實以變通為遵焉者也夫陽蒙其名而陰易其實則精意已亡而其粗者反為舞文之所託宜百弊從茲生矣人見其弊之生不以為不遵其實之故而反誘為遵其名之故是先王之不任受者一也此必去者數事而存者數事以損益為遵焉者也夫去者數事而存者數事則要端已失而其緩者遂為故府之遺文宜百怠從茲長矣

前正說至此根入反跌語氣作一轉

一氣至此欲住不住

忽起一波又作二大轉跌

人見其急之長不以為所不遵數事之故而遂情為所遵數事之故是先王之不任受者又一也今試語于衆曰自先王以來至于今其不遵法而愆焉者若干事矣其不遵法而忘焉者又若干事矣則試問于衆曰自先王以來至于今其遵法而愆焉者幾何事也其遵法而忘焉者人幾何事也乃立一先王之法于此則羣焉疑之曰是或不宜于今也是或非救時之策也不則變通之不則損益之至其事不師古者則斷然為之而無疑然則不學之術反為百全而無失而已成之驗反為動得謬盭者耶吾不知其說也

洞徹了當老吏斷獄

三周華不注上逸而不能止

一氣貫注逐句逆入故其開闔轉捩非世人所為開闔轉捩也先今中惟茶降有此耳　詩云不揚

聖人既竭　節

劉作樑

備言剏法之聖見仁之及天下遠矣夫聖人之仁非以自為也故必竭之繼之而后已然則聖人之法非即聖人之仁乎且古來剏法之聖人第以垂其仁于無窮而已至于傳其聖不傳其仁遂有沒其艱難剏制之心而驚為神明之獨絕將見聖人之法空設于來茲而遵之者亦已鮮矣詎知天之生聖人實為庸人而勞也所以罷數悉舉無不盡其精微即使庸者守之而庸可同于聖且天之生聖人又為聖人而勞也所以綱紀恢張無不致其廣大即使聖者復出而聖可安于庸乃後之為論者曰為之規矩以範之并其規矩而竊之為之準繩以正之并其準

聖仁如此發論警甚

是上節接經處

妙諦

妙甚可免舉亦為守

法之聖

此老莊家剖斗折衡之說也三段總做於

法字尤緊

繩以亂之為之六律以辨之并其六律而奸之是聖人治天下之具皆亂天下之具也嗟乎彼惟亂聖人之法乃致此豈遵其法而得過者哉且夫聖人之為是法未嘗遠于人也猶是耳目也則亦猶是心思也惟能竭其力而又不徒竭其力故正其度數考其聲音至今猶誦仁于不替焉倘謂成法可廢是堯舜在上律度可勿修衡量可勿正且命禹命稷咨岳訪牧憂遑不已者皆宜放逸其心思怠棄其庶政歸于人曰我安坐而仁覆天下誰其信之哉所以聖人既竭其心思猶以為仁藏于心未可被于庶物復以不忍人之政總之務使否泰之運不聽于天淳澆之俗不聽于民豈但不作聰作明以安天下之耳目為仁乎然則耳目有形也而至人以無形者運之故不獨心思仁而耳目亦仁心思無迹也而聖人以有迹者垂之故不獨耳目之仁可傳而心思之仁皆可傳意遵聖人之法而不仁者未之有也

二段

耳目心思一氣帶入而輕重自分

轉折雖放最是古文妙境

仁覆勻兼得上

今耳

評者云三段實有賓主紐為一串未免少法吾則以為不然三者有大小非賓主也看註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為法度耳作三平慮其失大小輕重且神氣不警動紐為一串既合註於上下文又湊拍正是得法處也板滯題得此玲瓏萃律令人變色改觀又喜其筆妙

聖人既　劉

聖人既竭　節　張玉書

聖人立法之備以無過者示後人也蓋立法者必自立于無過而後可法後世聖人之道不既盡善哉且王者代興則法亦代變而必謂前人之法後人守之而不可易何歟深維乎作法之勞以推究夫守法之逸知先王立法初未嘗以有憾者待後人之補救也今日之先王昔日之聖人也聖人神明天縱原不拘成憲以有為其卒不敢廢法者以為創業之初不必恃法而守成之後非法不治也而經營何所不及乎聖人貽謀卜年原不惜文具以善後其終不敢棄法者以為子孫賢以師吾意者行吾法子孫不賢亦得以師吾法者存吾意也而規模何所不具

上節落脉緊甚

所以當法

以為筋節吾以為關勾當聖人在今日亦是聖人

此等出乎時下

議論兼有風神

乎由今思之聖人之治物以耳目治天下以心思而其盡于法之先與備乎法之善則一也百工之事非聖人不能興則目力竭焉其于方員平直不既覩物而知之乎而特恐天下後世不盡如聖人之明也為立法以繼之規矩以就削準繩以就裁而冬官之掌其用無窮矣聲音之理非聖人不能通則耳力竭焉其于五音之正不既按數而知之乎而特恐天下後世不盡如聖人之聰也為立法以繼之六律統乎陽六律協乎陰而典樂之頒其用無窮矣仁天下之道非聖人不能前民而創制則心思竭焉其于仁政之施不既取諸懷而裕如乎而特恐天下後世徒抱聖人之仁心而莫知所法也為立法以繼之不忍民欲之不遂

有此一望下三比便不板混

此句熟精

此比獨詳分賓

則經其衣食者謀及百年不忍民性之不齊則經其禮樂者貽之奕世政在一日而使天下食父母之仁也政在數傳而使天下仍食祖宗之仁也而其覆被無窮矣乃知聖人為當時之天下計則以因時起事者布為紀綱聖人為後人之天下計則以委曲詳盡者垂為制度紀綱者聖人之所行也制度者不必聖人而亦可行也此耳目心思之竭所以自立于無過而法之繼者所以寡後人之過也哉

即補註中後世意于天下二字中妙

如此則創業亦不可無法

矣天下之義圖是

三比難如題老法然于前後大意不能醒豁生動此却不然精于詳略歆側之法也若謂非三平不可只是村教書講先輩矣人謂語意重當法聖人然上節已過下節尚虛若複上即侵下也只說聖人

立法之善。而後人當法在言下為佳耳。○仁覆天下。註補及後世三字。其義乃圓。而于上下文尤緊。然于天下外斡旋。便痕跡。看此云云。日數傳。當時後人。則後世已在天下中矣。妙甚。

聖人既　張

陳善閉邪謂之敬　許瑤

深乎恭而為敬者、所為者極難而已矣、夫陳善難、閉邪難、以陳善為閉邪尤難、故責難之極曰陳善閉邪、恭之極曰敬、且夫人臣之立朝也。毋擇其易者則居之。而難者則去之。又毋擇其難之名居之。而難之寔去之。夫難之名居之。而難之實去之。此平時多臯夔。而末世無龍比也。然則言恭不得不言敬矣。夫恭為以下事上之揔體。而敬則恭之翌翌者矣。望君為堯舜。恭也。而中材無不可為堯舜者。此念不翌翌而不可解乎。恭又以人執事之大節。而敬則恭之惶惶者矣。望君為堯舜。恭也。而一刻不堯舜。即桀紂者。此意不惶惶而不敢懈乎。故從容談說之非難。

即是上句中做工夫。入手疎快

此孟子陳仁義之所以為敬王也

壬辰

（從閑邪倒出陳善有妙理不止文氣似韓公子）

而君有邪心吾勢禁力遏之為難勢禁力遏之難而人以吾之所謂善者危言正告之為難此則恭之道盡而敬之義著矣人言敬君如敬天非也夫人未有敢觸天之雷霆者而忠臣乃敢觸君之雷霆臣敬愈摯而視君威乃愈恬也夫一念之邪君將護之而臣固翹之且安能自白吾所陳之必善乎陳不敢白之善閑必欲護之邪殆矣然而念天王聖明不能念天威咫尺矣人言敬君如敬父非也夫人未有敢斥父之隱微者而諫臣乃敢斥君之隱微臣敬愈大而視君德乃愈切也夫一念之邪君將安之而臣固攻之且安能必吾陳善而君不疑乎陳不必不疑之善閑不能不安之邪苦矣然而待君以聖賢不能待君以父母矣

（至論開拓萬古心胸）（快絕）

夫吾事吾君將為古今來間出之君也四三王而六五帝非特吾立說以為然吾之捫心亦以為然則彼不見為難也方見其甚易耳夫君能用我將為天壤間獨隆之君也正其誼而明其道非特以學問殉之直以吾之身殉之則彼不見為敬也弥恐其不恭耳奈何曰吾君不能也哉

（方是敬）（只在上句看）

朱子謂陳善閑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故就上句中緊一步說是正解不是變格其雄恣迅奮足以屈蘇氏之舌○此句所重在閑邪然不知閑之之道則矯拂而不入故必開陳善道以曉之則邪不難閑矣每從閑邪轉出陳善極得朱子之意然以俗見挨講法律之人必以為倒耳

陳善　許

聖人人倫之至也

必如聖而後可以言倫、故為稱聖以立極也、夫倫者、我與聖人共之、而唯聖人為至、苟人可以不至、則聖人先有然矣、且凡人言事必高舉大聖人使其有可以相援之說、與可以自置之途、即何必切切焉耶、聖人為我絕哉、然而聖人舉事雖不過自為其身而已、使今日有不得不仰止之勢、蓋由其事而思之、而知其無以易也、物之有規矩、猶人之有聖人也、事之及乎久遠者、聖人不樂為其無餘、使百世以來愈加而愈進、此亦聖人之所至願者也、然而留餘地以處他人、先無地以自處矣、事之存乎彝紀者、聖人豈不欲其日新、使我生以後可及而不可過、此亦

聖人之所自傷者也然而予後人以可過先予我身以不及矣吾故于人倫而思夫聖人也倫在人非出在聖必思夫聖人者則聖人其至也秩叙惇庸此名何自而生聖人因性之不容已而知凡有性者之皆不容已也而其名生矣夫文章制作雖經聖人之心思而及夫百年必有增損之節若彝修何事亦可意增而意損乎今曰聖人雖我哉而聖人當日誰為雖之而亦至是也陳常數敘此典何自而興聖人因心之不忍忽而知凡有心者之皆不敢忽也而其典典矣夫忠敬質文雖出聖人之精意而歷乎千王必有進退之變若倫類何事亦可時進而時退乎今曰聖人恕哉恕而聖人當日誰不恕之而必至是也此其途蓋甚寬矣天下不皆為聖人之人而皆為人倫之人則凡有與于倫之的者皆有與于聖之分也夫聖人而後不乏聖人而所行所言皆若從繩規墨之不可易豈非天下之至隆者哉此其途又甚隘矣天下皆為人倫之人而未皆為聖人之人則凡未與于聖之分者皆未與于倫之分也夫聖人而下豈乏聖人而一彼一此皆若尋尺短長之不可假豈非天下之至危者哉

竟從法聖人身上落筆題面反推開一層下文靈透無比○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獨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至皆隔靴搔也是文獨見真詮

聖人人　羅

聖人人倫之至也　　厲士貞

定人倫以示天下聖為百世之師矣夫聖非人倫無以成聖倫非聖人無以明倫其專而待之其獨而諸之者乎嘗觀天下至難為之事有一人焉獨起而為之不足異也惟于事之至平常而易為者衆人多弗能為之則知至易為之事皆至難為之事而至難為之事必有待於能為之人此天下獨尊乎聖人也聖人有絕人之才而無絕人之行天經地義之內原不樂有奇異之名聖人亦為其禮所當為者而已而當然之禮則出於情之莫能加聖人有非常之德而不喜非常之名骨肉恩義之間非恃為獨善之美聖人亦為其分所自為者而已而自為之分不

○亦○是○至○平○常○語○而○人○勿○能○為○

○二○字○寔○見○底○裏○近○派○必○贊○誦○二○比○有○何○佳○處○

○聖○人○

獨本於理之所甚安而亦生于性之烏可已故曰人倫之至也嘗試攬今古而論之人倫之遇有常有變所以處人倫之遇則有經有權夫守常而不通變秉經而不達權人倫窮矣不知人倫內非我之至尊則我之至親處至尊至親之地固宜存忠厚之心而亦甚貴委蛇之致有可以將吾意者吾致其誠即有不可將吾意者吾亦善其術綱常名教之中得聖人而遂無遺憾然人倫之事有功有過所以處人倫之事則有安有勉夫論其功而不觀其過慕其安而不學其勉人倫又窮矣不知人倫中為我之至尊而不敢褻我之至親而不敢踈存不敢踈與褻之心非特化猜嫌之妄而亦甚重正大之情時勢可以得為者吾勞悴以竭其材或時勢不可以得為者吾黽勉以感其志風俗人心之下得聖人而遂可無憂是以凡事有可輕者有可重者而人倫之內不可以意為重輕吾所欲輕輕者為何人耶吾所欲重重者為何人耶然理弗求其至常有愛之過而恩失宜恩之過而怨忽起聖人曰我酌其平後世可以輕之重之矣而人盡感其隆殺之宜凡事有從乎厚者有從乎薄者而人倫之內不可以意為厚薄吾所欲厚何者非當厚耶吾所欲薄何者為當薄耶然理弗求其至常有過于用意而反傷其初心急于求全而或違其晚節聖人曰我處其當後世庶幾有厚無薄矣而人盡仰其和平之德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

（通耶至字總共酬適不須人之瞻迴）

（此所謂至也）

（誰能暢快言之）

（後世人倫都修）

（聖人至處辨別出來）

一至字便可將經權常變功過安勉等字一齊埽却作者偏將此等字看出聖人於人倫無纖毫遺憾處纔見聖人可以為百世法纔見道二只仁與不仁至字纔寫得真而足不混入到字解去其眼中無些子鶻突宜其行文能擺脫繮鎖破壁飛空如神龍狂象

聖人仁　厲

其身正而　合下節　周令樹

天下有由歸念祖之詩可咏也夫歸係乎天下而不係乎天下也身正而效有必至焉徵之詩言而自求其可已哉且君子之責己也言其事不言其功言其功不言其效蓋言其功而心以間也言其效而求以外也然功有必至效有必歸自古言之良有不爽觀乎福之所集而從乎所以集者之不可以已也行有不得無不反求抑何自求其身之無已乎蓋求乎人者人遠之利乎福者福去之故不以為人人所忍不以為福福乃至是故飭身厲行莫之敢忽以為如是天下宜嚮我矣飭身厲行如是天下誠宜嚮之矣然其心非無所為而為天下遂不諒其事而

（倒逼入上文）

（諸筆有神）

（二比天矯出羣絕世之姿）

（折疊妙）

（得奇趣如寒山遠映空翠千重）

諒其心以為所為誠善未免有求乎人之意也則所以厭服人者淺矣

（下半截只此剔透）

乃飭身厲行莫之或爽以為如是吾身其能庶幾乎飭身厲行如是其

（二比只如一比筆陣神化）

身誠庶幾乎然其心特為其所得為天下遂見其事而如見其心以為

所為誠善而絕無倖乎人之意也則所以感孚之者至矣于是思之慕

（天下歸絕不鋪張）

之樂得而就之以此見身之係大也有天下者安可不務修身乎昔我

周之盛萬邦咸懷天下治安坐享多福亦云可矣然福可恃而不可恃

（自字中欲歸身正理解精醇）

也福不自致身無以致之有不可為有也福不可常即身致之而無以

恒致之有不可以備也故有命也必念之必重念之斯福之所由至也

（老子）

詩有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周公之拳拳于孺子王者豈不重乎其身

正哉夫多福不可必必之命命不可必必之自求之自而可無言天下

之福也求之自而始可言天下之福也則福不可恃而可恃也則有天

下者誠安可不務修身也

天下歸三字雖受張皇然非題意所重也只在反求中深勘一步取

正字則天下歸亦只于人親人治人答中考實一層耳引詩不重福

命亦只取自求二字而帶証天下歸原徵親治答三字也天矯雖奇

時流少此筆力

其身　周

得其心有　爾也　陳朝暉

欲得民心者、一識民心之所存而已、夫所欲所惡、民所為心也、與聚勿施、得心之道在是矣、有異道哉、今夫民各有心、而必使之公其心而不敢私、此其故可念也、已不敢私而人當泯而自謀其私、則民之公其心者非必有所感於中而不忍私也、此其故愈可念也、但使上之求之者非上之故、下之求之者非下之為、而後民深然念之矣、得民以心而心何以得、性情本獨至之物、必使有之者鄭重而守之、而後得之者為可據、徒然而取則遂可徒然、而予此亦不甚鄭重也、心安用也、隱微無飾致之端、必使效之者從容而出之、而後得之者為有故、偶然而問則亦

遂偶然而應此其不待從容者也道安歸也于稽其道則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耳惟民有欲民不敢以為我之欲之也然即以為我之欲之則亦欲之焉止耳而逆則忘善之說又從而飾之民寔有心憮然傷矣與之聚之民不必言其所欲之事君有不得自如其欲之時此亦後王之偶一及此而有道者以為或然或不然之必不可以滿也此際遂大異於人耳惟民有惡民不敢以為我之惡之也然即以為我之惡之則亦惡之焉止耳而苦則長利之說徒勉而文之民寔有心惻然思矣與為無施民之惡不必見所惡而動君之惡不但遇所惡而更此亦人主之因事云救而有道者以為今然後不然之必不可以試也此際乃遂堯當其隱耳蓋上焉者所謂取於人即下焉者所恃以要於我民有身家而不見有君之可樂民有心性而安見無君之甚可憂乎益而益之絕而絕之不敢問以去來之故而不忍不問以淺深之誼此其分則應爾哉民或不止以為分也上焉者能得民心而役之下焉者亦能得君心而叩之此有其權行之而不必行彼有其意止矣而一任其終止乎全而全之盡而盡之自審其情于安危之數即以通其意于吉凶之中此其體則亦然哉而民或不孰以為體也利之周者害之盡傷之切者全之至欲惡在而心在矣

得其心三字只好在起處翻揭題後找出形容便侵下位但從君民

相與親切處反覆反想以曲筆達之真覺眼枯見骨惻然情深

得其　陳

得其心有　三句　沈自南

民心不易得為求其道於欲惡焉蓋民心不能無欲惡不從欲惡求之而其心安可得哉且民祇有一心耳既欲以其心自為用又欲以其心為君上用則愛君上之心不勝其自愛之心屬在朝廷者苟未能歷草野而代之謀又安能奪其寤寐之所懷強而貢諸君上也哉亦知得民者貴在得其心乎謂之曰其心則一時自抱其隱微不可謂民之心即君之心也然而隱微所托必使在民者一如其在君者而後可以言得抑一時各挾其智慮不可謂一民之心即千萬民之心也然而智慮所存必使在千萬民者一如其在一民者而後可以言得是必有道焉雖

從上句得入得其一字意外

洗發

上句中摩

盡為下句留餘步

壬辰

然人主孰不欲求其道也及其攷之于民往往不能使民之心如其君之心又不能使千萬民之心如其一民之心於是乎欲得之而卒不可得即幾幾乎俛得之而卒不終于得者豈非得其心之道有進乎天下及民者哉且所謂其心者非甚奢大而難盈也又非甚幽深而難察也又非甚勞苦而不可致功也以易盈之願與易察之情加之以無不可致之功宜其得之矣而不得何也非其道故也故有不求之於欲惡者即求之於欲惡而有不求之於施聚者思得其心矣而姑以術愚之觀其政若教則不免乎違衆非所以為道也夫民祇此一室一家之隱可歌可泣者歷歷訴諸廟堂耳而廟堂不以為可歌不以為可泣民將安望乎故其道在欲惡思得其心矣而姑以利誘之觀其政若教則不免于干譽非所以為道也夫民祇此羣室群家之事必除必舉者歷歷望諸旦暮耳而旦暮不聞其必除不聞其必舉民將安賴乎故其道在欲惡之與聚勿施有一便民之圖未敢信君我者之興建也而興建已無不盡若曰我如是順爾以為爾之君則亦可以許我矣有一不便民之圖未敢信君我者之釐剔也而釐剔已無不盡若曰我如是不逆爾以為爾之君則人可以許我矣故能使民之心如其君之心千萬民之心如其一民之心何也仁故也

有下節在文氣說盡不得聚欲勿施惡即仁也須說得醇細不入驩

虞作用文之回斡如仙劍屈鐵清機相引又如獨繭抽絲

得其沈

得其心有　三句　　俞之琰

求民心於欲惡而知得之無異道也夫民有欲惡而不能為之謀未有能得其心者也與聚勿施豈有異道哉且論得失而推本于民心以為國勢所由分也而即為主術所從審蓋民莫不各私其心而又欲自愜其心則凡心之公于我而無敢私者必其心之藉于我而無不愜者也何則民有心上不得不可以為君然非可以權力求也夫使民舍其謀己之心而從上人謀國之心此亦勢之不能者矣抑民有心上終不得則亦不可以為民然非可以智術取也夫使舍民仰上之心而又別求其戴上之心則亦理之不必者矣是蓋有道焉而道無異也惟在所欲

直報得天下○登下

○發○擇○

○深○中○情○理○而○出○以○出○焉○

與聚所惡勿施而已輯民情者恒欲民情之近顧民之情本近也而所以求其情者反遠焉豈悅民之無道乎惟民有欲莫不望得于君惟民有惡莫不望去于君夫望之者謂其勢之誠足以濟我耳而我寔有以濟之吾未見興利除害之朝其輸情孔後者道不因乎爾也集民志者又恒若民志之隱顧民之志甚顯也而所以遂其志者反隱焉豈達志之無道乎民自有欲不能必君之與聚民自有惡不能必君之勿施夫莫必者謂其意之未必能及我耳而我寔有以及之吾未見通欲類情之世其慕志不遑者道猶外乎爾也蓋可得為者君之權衰主以之拂衆而有餘者盛王以之宜民而無不足也夫天子無私而有軫恤下民之私小民有意而無媚茲大君之意乎則進推離合之故而知帝王惟此敬百姓之誠至難欺者民之心逆其心則失之者必易順其心則致之者亦非難也夫大君之興革無藉于民而猶聽于民小民之身家有賴于上而無感于上乎則究推向背之原而知古今惟此媚庶人之義是以論上下之分則小民雖未言情人主必先議道論感應之理則君既以民為體則民必以君為心得民心者豈有異術哉

折擊尔也語氣

尔也二字襯出悠然

回顧得失夫說而側見

名臣之言

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頓挫宛轉耶語意于茹吐之間令下文鈎留跌宕其愷切不減宣公劄子

得其　俞

思誠者人之道也　　喻崇修

大賢詳誠身之事責之思而人無所逃矣夫思以生明〻則能誠人即難言誠其能以思自謝乎嘗謂實理之在我者為誠人惟以理視誠而不以我視誠則誠與人為二矣人與誠為二而天乃獨尊于人矣吾為指人心有與理相通之路所謂思是也夫人之有思也非必信是理而思之蓋亦有疑是理而思之者夫疑之而思之當必思以求乎信之也即未必即至于信之就此不敢安于疑而不思之念已無罔然自欺之蔽矣抑人之有思也非必見于是而思之或亦有處于非而思之者夫處于非而思之當必思以求得乎是也即未必即有得于是就此不敢

○一○句○立○宗○　○入○理○深○細○而○　○華○能○以○淺○易○出○之○大○難○　○此○一○祈○妙○直○造○入○無○遮○攔○處○

安于非而必思之念又已無罔然自欺之蔽矣且夫天下之理惟善與不善耳當其未思則善與不善難明及其思之則不惟善與不善有別即善之與善其分量亦自不同蓋理惟真實者為可久有為而為之善與無為而為之善其虛實則有間矣人能思夫無為而為之善以致之此固天之所不能限也且夫天下之善惟明與不明耳當其未思則明與不明無據及其思之則不惟明與不明有別即明之與明其分數亦自有異蓋善惟窮致者為日精一念偶見之明與無念不存之明其淺深則有間矣人能求夫無念不存之明而致之此固天之所樂與遊也由人之道則并不必言天之事忠臣孝子之緒出之徑情者不如出之學問者為能篤學而委蛇徑情者本天學問者本人自其予人以思天已若處于自然之域而遜人以所以然之故由人之道則并可以造天之域致知格物之事出之毋欺者即如命之造物者無不知明而處當人非天無因天非人無成方其自盡于思人宜不辭勉然之勞而漸入于自然之樂夫天下容有不誠之人而絕無不能思之人思以生明則能誠又何疑于能動之說乎

○根○善○字○精○細○

○反○抱○天○字○妙

○根○明○字○人○精○細○此○思○誠○之○本○也

○真○可○謂○沉○着○痛○快○得○

極曲折幽渺方能完得直捷透快若淺率虛滑以求直求快題中意思無足發洩者直是氣悶殺人耳○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隱括在內蓋明善乃思誠之本也於思字中補出明善工

夫正得微義而評者乃反謂思誠為明善之本不惟背註得不為作者所胡盧耶

思誠　喻

至誠而不　二句　許瑤

大賢決至誠之應以堅立誠者之心也夫至誠動物此決之理而有必然者雖強為不動之說而天下安得有是理哉且夫君子以盡人之事為達天之事天下之遇吾者以人而吾之遇天下者不敢不以天天下之遇我者以人之人而吾之遇天下者不敢不以人之天夫固以信乎在我之天而不知亦以動乎在彼之天何則遇我以人者彼亦自有天存也夫惟返于彼所自有之原則有以動之夫固以復乎吾向者之天而不知亦以動乎彼至今未絕之天何則遇吾以人之人者彼亦終有未盡泯之天存也夫惟觸乎彼所未盡泯之良則有以動之今夫吾所

（命上天人）（頌出至誠三字清確）（從所以動）（之原頭提透）（動字）

欲獲者君欲信者友欲順者親而敢以人生而后之智故度之哉君親友儼然天也天以通天亦云一矣不忍之性相感而神明出其中將險阻自消耳抑今所不吾獲者君不吾信者友不吾順者親而敢以忠孝以外之他志倖之哉對君親友儼然事天也事天之誠以格天亦云捷矣恐懼之性日進而志氣通其際將射度自免耳故雖立誠者之心一念及于動則已偽要有顓愚無所冀之質然而必動之理不以吾之不期而不至即方動之頃苟使人可億為動亦已假要有艱難不可得之狀然而終動之故不以今之不至而可疑有人曰臣力已竭而君不見省子職已盡而親不見原友道已至而友不見答此說也孰從而信之吾以為尚留是數者之迹此必誠有未至耳果其至之豈有我則務盡而彼或終違也哉有人曰積疑之君非微忠可格積讒之親非孤孝可悟積疏之友非寸心可愬此說也為禍滋大耳吾以為稍存是數者之心即誠亦終不得至矣果其至之豈有獨處隔絕而無路攀援也哉上觀千載蓋未之有下觀千載蓋未之有此所以直信而不疑執一而無二也

中庸天人後面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前半

天人合出極得此意至字深一步則動字透一層動字抱首節講得切寔則至字更切寔百尺無枝白描高手

至誠而　許

不失其身　二句　劉子壯

從所為大陳和六義益知守身之要矣夫以事守而言皆大也而統言之則親之事由於身焉其所聞不可志乎且人有身以後之事皆親之事而事親之心即其事親之身何也親以其身為傳體予而神亦予身以其親而來命立而性亦立為人子者不可不察也（奇而確）守身事親既已列其大矣吾將合而論之人之事親即與事君不同身一日未許君猶得以自有而至於親則并非己之所得私其以身意輕焉意重焉法可得而遠之氣不可得而分之也抑人之事親即僅言事親猶隔身祇云竭力猶得以自主而究其事即在身之所自為其以身意輕焉意重焉名

（便說得親身關切處）

（不失能事不是兩件）

以及乎其所生實亦以及乎其所生也吾嘗聞之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蓋有之焉人自少而之長寒暑飲食節幾得于天之數焉殺利文物之交雜慮于世之故焉此親之心也而即事之之心一疴癢之細一動履之小當其身者反忽而不覺而有人焉窈窈意之則所云得其歡心而奉之者將在形體之遺夫亦有成言矣人自生而之成力所不能勝勉之必欲就焉勢所不可必冀于非所望焉此親為其身也而即身為其親聰明者造化功名者福澤及其身者或倖而有成而有人焉

反從親心說來乃見能事之實

妙解入情

[illegible]則所云質諸我生而無忝者其以念昔之人夫又有所受矣

[illegible]本源詞無枝葉

求所以尊之亦在敬其身也求所以親之亦在愛其身也常寫但世事之偶然未免虛名祿養自身家之常事祇為遼體正恐大節未審而受爵之不讓危逮二人則有謂一矢口而無怨一舉足而如傷者每在婉容愉色之上然則有善而歸之是即配天之嚴也有過而改之是即萬國之歡也以學問為報父母之恩則以千古為命以和樂為順父母之道則以一家為心正恐同氣稍間而立德之未醇傷及其隱則有謂微而察之于形殺深而謹之于思念者并無大孝中孝之名是故交滿天下而親必知其人懼其失身于友也營道講藝非僅為信友之端登諸朝廷而事以資之父懼其失身于君也戰陣蒞官皆有干非孝之戒守身事親豈有二焉

經緯之言不同浮譽

不從這裡過如何道得

猶動

弩末

句句從不失身看出能事親來不似他人編葺守身事親套語牽湊成文也其意味無窮處人愛之為天上醍醐吾喜其為家常淡飯

不失　劉

有不虞之　二句　史逸裘

不以世變為必無者則毀譽皆安之矣蓋過執於公論之可信則一當毀譽即奮志耳惟告之曰意外者往往而有也而後皆聽之已今夫曠（發端便開闢）百世之人而今人猶得以其意榮辱之即何術以自謝其名矣夫一日（意徑幽）之名百世之是非係焉故君子愛之弟名之既重而世之是非我者此（折妙能酸入修己分內）事又有是非之數亦非必盡關我事也其有必爭者則王者之賞罰是（人起得實）（以賞罰）也貞修自誓固非冀特達之知第使當世不白其賢奸即已極朝廷不（褒貶不毀譽王為親人者言）幸之事故當放廢而猶必寄歌咏以悟君其所必論者如史書之褒貶是也昔人既往亦何有身後之論然使後世共傳其銘誄猶足深千年（奇情名論當）

（抱捲擊上寫以吟之）歌哭之情故履艱危而往往附古人以見志而孰意無賞罰褒貶之權徒徇其私好私惡之意又有所謂毀譽也者孰是毀譽也而可有哉抑是毀譽也而能禁其不有哉世情之好刻也（世情逐微至此）繩人之後輒少可而多恠故即登堂握手釃酒相誓之人猶莫保其異時之揚許乃事理揆絕而忽奉我以無故之稱此其人必有陰布乎我者如遂張皇于非望之來則且以我之性情而為譽我者之所中惟審之曰譽固有不虞者也則（深透）（對修己說卻悠然不盡還題）澹然已人情之善佞也迎我之前雖心非而貌予故當利害交引親疎環矚之時曾不得其捄正之一事乃簡修無失而反蒙我以誚讓之文此其人必有內迫其私者如但扼腕于不平之故則遂以我之疑懼而為毀我者之所乘惟安之曰毀固有求全者也則忘之已且毀譽之事亦甚變矣權位相軋有舉之以為功即有斥之以為罪者勢利成而朋黨之禍烈焉周公之聖人也譽之在疎賤之東人而毀之反在親王之介弟此可解乎事勢相迫即便于天下亦必有不便于一人者恩怨分而詛祝之事作矣孔子之聖人也譽之于三月之後而先毀之于三月之前曾兩人乎安得天下毀譽之人而盡無之也

非孟子達于事情不能為是言非作者熟于史乘不能有是文後二比引周孔左証小儒見之未有不腭眙驚走者然吾喜其精確痛快極似黃蘊生○註中修己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

僅作一番不平慨歎也起二比從觀人說中二比從修己說二義中又修己為重也慷慨激昂淋漓痛快如見胡致堂數盃後歌出師表誦了翁奏狀時

有不史

仁之實事　全　朱昇

道無事於他求勉其實而可矣夫仁義之大本於親長而智與禮樂亦未有外此者然則人安可不從事於實乎孟子意曰人未嘗無好道之名而終未得夫體道之要則是未從其實者而求之也夫道之著美於人者不一詣而人之致詳于道者亦非一事此豈無異量之獲可以自詡而抑知尋常日用之間固有約舉而無外者乎今夫人生而有親長而有兄夫人而能之也有親而事親有兄而從兄夫人而能之也此其事不必俟夫成仁之士服義之選也聰明絕異之倫與夫履中蹈和之彥也且夫所貴乎成仁者將以體天下之仁而無不仁服義者將以通

○五件道理○極廣闊然其寔在此下語斟酌氣世諫宮自喜○

○就勢一跌見功用之大刻轉寔字便脫跳○

天下之義而無不義而智以晰天人之要殫洪纖之理者也禮則經緯乎天地樂則陶淑乎身心皆盛德之所由著也使止循〻於事親從兄之間則天下之為仁為義為智為禮樂者不幾隘乎不知人之事親從兄不過曰事親從兄已耳未嘗有慕于仁有慕于義有慕于智與禮樂而人之克全其仁克全其義克全其智與禮樂亦曰數端之不可不自盡也則必非外求于仁外求于義外求于智與禮樂乃未始有慕而終不謂仁義與智與禮樂之不我歸不必外求而顧已得夫仁義與智與禮樂之所由肇則亦審乎其實而已天下有發皇暢遂之事從其末而推之不可以一二端盡也天下有敦固切近之行從其本而究之則可以一二端得也故有同原而不妨分爲之者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有一德而可以兼舉之者則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而生惡可已手舞足蹈是也夫人造極于仁義固已難矣而又兼夫智與禮樂之全益非易矣而乃不外于事親從兄然則勉為仁義與智與禮樂者不必勉之仁義與智與禮樂也此崇實之道也

一片神氣磅礴如能行空十不可捉摸

至此方點睛

收拂奴洞

渡揩捩有歐曾氣象

朱子謂此寔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最廣惟此為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盛即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讀此知時文以名字翻實字之誤其醇雅俱從橫肆中來故越平遠

越見其崒嵂。

仁之　朱

推于知禮之實、非二者莫與也、夫知不知之乎禮不節文之乎、要之二者其實也、豈別有知之節文之者乎、且夫人有四德惟元長之理一而不二也至其分殊則又不啻二也雖然人之孝其親而悌從焉愛其人而敬寓焉則仁與義兼出其間矣有與類舉也有與竝行也雖然盡之矣不可以有加也今即所云知禮者言之乎、夫人之貴于能智不貴于不智者以智為詳盡事理也今有人焉于凡事理之差殊亦既詳且盡矣可不謂智乎今有人焉于凡事理之差殊亦既詳且盡矣而不詳盡于吾親吾兄又可謂智乎是非不智也獨不智于智之所從本獨不智

便清析

○於○此○理○分○合○洞○然○又○妙○恰○

○截○出○樂○一○段○人○正○是○上○節○分○界○處

○理○家○那○得○此○滿○滿○超○逸○

說理如○話○家○常○作○家○老○手○

○折○出○是○字○明○白○確○切○

于智之所從始則非智之實也何者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吾有親而知所當事且知其不可不事也吾有兄而知所當從且知其不可不從也家庭之間至淺近焉爾然而以性則深以治則大必知始弗去焉不可強也迨于知之而得吾親吾兄之所當事且從者則即得非吾親非吾兄之所當推于事且從者身名君友之故推此而詳性命神明之微亦推此而著也蓋智之極于高深者多矣恐高深之智易託也人事之知實焉爾人事之知則又以不慮而良知者實焉爾人盡云智也亦知斯二者之為智哉且人之貴于有禮不貴于無禮者以禮為悉備經曲也今有人焉于凡經曲之紛紜亦既悉且備矣可不謂禮乎今有人焉于凡經曲之紛紜亦既悉且備矣而不悉備于吾親吾兄又可為禮乎是非無禮也獨無禮於禮之所從本獨無禮於禮之所從始則非禮之寔也何者禮之寔節文斯二者是也吾事親而節文其所以事未嘗徑情而直行也吾從兄而節文其所以從未嘗徑情而直行也家庭之間無忌諱焉爾然而過情則褻過理則離有節斯稱文焉不可苟也迨于節文而得吾親吾兄之所以事且從者則即得非吾親非吾兄之所以倣于事且從者拜跪坐立之數倣此而嚴冠婚郊社之儀亦倣此而極也蓋禮之著于經制者博矣恐經制之能易飾也人倫之能實焉爾人倫之能則又以不學而良能者實焉爾人盡云禮也亦知斯二者

又從寔說到智礼尽頭

又結然寔字

講知勿去深透

講節文深透

真道得微

之為禮哉。此更可進言樂矣。

人但做得智。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此方字上的實。蓋知勿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寔也。若人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智禮樂。只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智禮樂。皆撰造虛名。為害道之具矣。奚可哉。讀此文。方知朱子謂寔字。是華寔之寔。非名寔之寔。其理分明。老幹疎枝。直抒所見。胡思泉周萊峰以後。少見此境界。

知之　王

諫行言聽　二句　周龍甲

從善有濟。厚臣於仕之日者然也。蓋臣之諫與言。固為澤民地。而君所以待臣者。正視諸此。行聽而即下之。意不既厚與。今夫無所逃者。人臣之誼也。不可不盡者。君父之恩也。至恩終身不解。而莫不先結於立朝之一日。夫固有觀其始可卜其終者何也。君臣一德。臣民一體。是以君欲愛其民。必敬其臣。致主而澤民。臣之志也。敬其臣者。以使臣得行其志為上。而爵祿次之。則感恩之先在知己也。忠上而惠下。臣之學也。敬其臣者。以使臣不負所學為貴。而寵榮稱之。則知己之外無感恩也。故言有臣也。必有諫焉。納牖期以格邪。批鱗亦近于翹過。其中君之怒宜

壬辰

也不以為怒而以為濟於事則諫行矣言有臣也必有言焉嘉謨固期外順碩畫亦豈無中閑其起君之厭宜也不以為厭而以為當於意則言聽矣諫非一端大抵皆害於民之事也言非一策大抵皆便于民之事也害于民者去之便于民者予之則膏澤下於民矣夫如是則君之所以待其臣者可知矣然而臣亦初不意得此于君也言路本不易開況其和顏而受仁政本不易舉況其悉心而施解澤之推寔得之轉圜之用君且以為非己力乃臣力也則此臣者榮甚也然而民亦不意臣之得此于君也孰叩九閽而罔應何此之求而即通孰籲萬里而罔聞何此之施而立遍泰交之歡用以撤豐蔀之蔽民且以為雖君賜寔臣賜也則此臣者重甚也主聖臣直而一德之義昭臣得民和而同體之情固于此亦云厚矣而君所以待其臣者猶未已也今也當本朝之日已有菲薄臣下之心無問其後矣

（諫言二字分清不混）（直是感恩之至如何不為服）（俱對下文說）（言得有神）（此意尤深）

但說透受恩至深處下意不呼自醒然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便稱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却無干涉能言得行其志不負所學受恩正自不同其立言有古儒臣識度○舊君是章義若泛作明良拜颺膚語固是不切近則滿紙新朝故主如長樂老飲酒開卷讀所自述更事各朝官階勳爵以為榮思之毋乃赧顏乎以此為顧章旨所謂自取敗闕也是文但講本題章意何嘗不

動故行文貴識大體

練行　周

大人者不　者也　張錫懌

欲以大人勵天下故約言之以示所從也蓋人不必其大人也亦不必其無赤子之心約其指于不失而進于大人何難焉且天下奮發之念（句者也）不勝歆羨之念也耀之以神靈而鼓舞有具天下歆羨之念又不勝郤（指點語意取徑空靈）頹之念也返之于平約而通復有程均是人也而有大人者哉于邪說交誣之中卓然荷古今之絕學則維繫大也于名簡欲裂之候浩然留天地之正氣則挾持大也要之大人者非有他也其業崇深其用力不存廣博其思淵敏其起教不越微茫殆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名之所歸而人震焉大人固不矜虛譽也乃名則有所自起彼境緣之遷徙何（不失句）

難此精鑿

限大人无妄嗜欲之攻取何窮大人存誠不敢謂察人倫而明庶物者非其心而思慮之俱捐固其赤子之心焉耳德之所命而人遜焉大人固不矜薄德也乃德則有所自成彼固有之不可期多矣大人守一由來之不可問多矣大人貞明不敢謂不慮知而不學能者非赤子之心而範圍之不過固不失其赤子之心焉耳由其始而言之僅有赤子由其終而言之僅有大人大人原不能以其赤子之心令天下見而人亦止見大人也止見大人誣大人已止見大人誣赤子已由大人而言之歷時而已非赤子由大人而言之無時而非赤子大人原若以其赤子之心令天下見而人亦依然赤子也依然赤子何讓乎其赤子已依然赤子何讓乎其大人已

發註中擴充義妙

其字清出

翻覆洮洮如觀秋水

轉出說世之忘

敎法有引而趨上吾將以大人者為天下厚期之歆羨之念度夫人之所同也棱必夷而就平吾將以大人之不失其赤子者為天下切指之却顧之念其亦可以不作也

看者也句法是指示誘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坑塹矣義寔而手靈有廓清之力○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說極合

大人者　張

君子深造　節　俞之琰

君子有深於求得之功進推之而知其故矣蓋學之功貴乎自得也君子深造之功不可推效而知其故哉且學問深淺之數不必既獲之日而後知之也自其求獲之日而早已辨之蓋無淺求於獲之功必有深致於獲之效迨因效以思功而益信君子之致力乎此者其命意誠不苟耳夫人之為學未有不期於有得者也而君子獨深造之以道何哉凡理不從尋繹而得者偶涉之悟究歸于襲取所以研理之術君子每舍易而圖難非不欲易也難固有其易之理也凡事不由積力而得者一節之操終名為強合所以履事之方君子每辭逸而就勞非不欲逸

○首○尾○神○義○已○出○

○着○語○堅○寔○

○欲○字○故○字○兩○也○字○輕○取○而○得○

直○喝○首　司○得○勢

也勞固有其逸之事也夫既不敢責旦夕之效而黽勉者不倦又不敢（以道）施淩節之功而漸進者無窮凡若此者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而居之有不安者乎蓋以心企得則有偶得之危以得會心則有常得之安也居之安而資之有不深者乎蓋求得於外則未信之得有窮資得於中則不疑之得難量也資之深而取之有不左右逢其原者乎蓋藉得於淺則拘得之迹而不可通遇得于深則悟得之原而不可執也然則（未句天然接出）雖有捷得之道於此而君子有所不尚矣使希於捷得而後此無所據前此無所追是得之數不勝其失也惟漸漬以幾之斯先難後易而名理有因心之獲然則雖有倖得之法於此而君子亦有所不事矣使莫（警而焦）（仍頑以道好）（夷子徹）

於倖得而一日無所循終身無所處是得之心并悞其得也惟積累以俟之斯慕逸忘勞而德業有取樵之樂君子所以欲其自得而必深造以道者職此故耳蓋淺近之學可以誣人而不可以娛己故君子不辭歲月之勞懋勤之修可以獲理而即可以遵心故君子不憚持循之力為學者鑒之

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却深造取自得既非脫却以道取深造亦非通篇緊扼此四字中間只消輕遍首尾二句文同境別末句中包有深造句在殊見識趣下語堅寔亦皆自得之言知其于文字亦下深造以

道工夫來矣

君子深　俞

君子深造　全　徐元文

君子進學有方而深原其欲自得之心焉夫君子之學必以漸也有所積于自得之先自有所驗于自得之後敢忘深造乎哉且君子以終身之業而基之一日則必以終身之業而決之一心正未可輕言有獲也以漸積之為功幾性情之自效其日進于無窮者惟此不自薄之懷云爾審是而君子可易言哉君子見理既明而所以守其理者必篤入理既切而所以效乎理者必親殫畢生之志以致其茂勤不使有餘志也精密以操之優游以養之我所自有之志固不得任之于數任之于質則有所以正其志者而積累誠所不辭矣盡我身之力以修其日益務

深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此能補發

使有全力也專一以幾之多方以究之我所必至之力固不妨待之以時待之以理則有所以正其力者而黽勉遂以慰我矣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乃君子必欲自得者何哉誠有見夫學未自得居之未易安也而果神明有以自信吾見內足者無動于外已盡者無炫于物強固有如斯也學未自得而居安資之尚未深也而果中懷足以自據吾見息深而有以相周幾密而有以相長優裕又如斯也學未自得以至資深取之未克逢原也而果志量處其有餘吾見日用皆肆應之宜推行有恃源之勢從容順適又如斯也是故君子因自得之效而致其欲自得之心誠以引吾心之理而歸之我身即美報難期亦莫委于當然之刻厲而況乎成效之寔可必也理所備者以此性所全者以此雖欲不敏皇而有不得矣而謂自懈于觀成豈君子所出哉舉前此之勤以需之異日即修勉終勞亦難釋乎已然之積漸而況乎一至則無不效也體所立者以此用所行者以此雖欲不致力而有弗愜矣而謂驟幾其逸獲豈君子所安哉君子有不遽言自得之功故功與志相成君子有必至于自得之心故心與業相應深造頗可緩乎

立二句通末句

極可惡是通篇挑喚欲字以為得訣不知此章自得二字是要領深造以道有工夫次第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各有境畛題中寔義正自疏發不及那有閑工夫纏此半醉半魘絮語耶是作前後呼應緊湊

神氣極道密而不染時腔可為大方○此節書朱子意重以道字從來佳文亦只了得深造耳惜無拈發此理者

君子深　徐

君子深造　二句　夏長春

功以積而有獲君子務所以致之者而已夫造之欲深而不循其道不深也漸而積之君子之不驟得也如此且夫人從事於學而其寤言俯仰之際無以異於恒人則其所黽皇而求者何事也然而挾躁嘗之氣以希速至人見有功而已反不計得失之故心之所知不可誣也君子亦於自求之耳修明之事備於載籍顧非其心之所會未可即以為神明雖英敏性成類于學古有獲而君子猶不敢據也廣博之務散于聞見特非其理之所貫未可遂以為精微即意解偶通近於離形冥悟而君子終不敢恃也惟深造之以道焉理無遠近其一求而輒至者必淺

即在欲字寫意

何處得此幽刻心心之語自得二字分未透快

兩路逼取看句

此等語非抄

（窮家所有也）涉之士也惟靜者味之愈出終其身于憤悱憂樂之中而與為朝夕焉（深造以道還他看寔）與為歲月焉若有所慕而不容已者何為也事無難易其一往而遽盡者必速成之流也惟勤者致之愈遠置其心於是非疑信之內而求之於古焉証之於今焉若有所期而未即至者何為也（接得妙故作態）意者其將有所自得歟不敢信也然而欲之也夫終年之所孜矻未必所願遽酧而或一（曲折）（度以取欲字却有意思不比俗套）（以抱首句妙甚）朝得之然後知終年之勞無庸廢也積於遜敏者夙夜如晤其心期而能不留連神往乎抑或終無所自得歟亦不敢安也惟其欲之也夫拙者之所企慕未審何時可釋而或遲久得之然後知拙者之效未可量也決於勤苦者寢處若增其由繹而能不鼓歌相就乎（功成而物敗）每多搖奪於世紛惟理周於身者乃積基於不可動銳我欲得之思以為（裡取精）其悠忽之念庶其可以自慰矣未至而願息亦或輟功於中道惟心餘於理者乃引伸于不可竟淡吾欲得之懷以待夫自然之獲斯亦何能自已矣（二句宛然）由其所以致力推其所以用心而知君子甚貴乎自得之也

上句寫得切實下句寫得雋永○精義如瀾委雲屬如見讀書居業中儆策語尤妙的是首句欲自得不可移入末句只在深造以道正下手未得力時着想此中意味出則景界亦確矣

君子深　夏

君子深造　二句　張爾介

深于造以為得惟君子能如其欲也蓋道貴自得而非深造莫由也君子曰吾有欲矣夫欲則豈遽為慰乎今學問之可一端盡者非其至也（形深造直入）為之不繼猶之乎勿為也學問之可一蹴至者亦非其至也計日求成不如其弗成也淺深漸次之間不能不永懷君子矣修能有必臻之數矯語自然無庸也而期以必然亦無益乃入其中而不聽之于自然復不期之以必然斯何如之深心而深心有莫竟也理道無驟致之機偶獲無敢倖也而迫赴亦無可恃乃入其際而未始偶有所嘗又未始迫有所就斯何如之淵懷而淵懷有靡盡也吾以知君子之深造也造無

量以意之所命為量未與理親貴心耑而大其力既與理洽又貴力盡而怡其心循焉習焉不憚紆折以從事焉有如是之亹亹也謂是無所為而為之者與吾以知君子之深造以道也造無域以志之所期為域屢進得醇覺有層次之可名屢進得化又見源流之皆一遵焉式焉不辭委曲以馴致焉有如是之勉勉也猶是有所為而為之者與夫惟其非無所為也況瘁形而不敢言勞積累至而不敢言迂如有故物焉不如是勞焉不得不如是迂焉又不得也從容心解之際若逸也而有所不敢逸若釋也而有所不忍釋甚深其情而不容急用其力有如是之怡釋也而何能自謝也抑惟其非有所為也真積既永于不知攻苦亦忘于不意如有心遘焉不如是永焉而得非其得不如是忘焉而得如無得也優悠神遠之會無心也而為有心之益有方也而為無方之用屢遷其地而不欲重累其天有如是之暢遂也而何能自域也亦曰欲其自得之也學問至能悟之日前事或皆無用君子終不悔其前學之非心思當積苦之餘至理別有相通君子亦不疑為此心之倖夫君子豈曰欲之而論者以為欲之如是也欲之云何亦深造而已矣

此題最多混話曰深須見邃進不已意曰以道便有箇工夫方法一着混話止是君子造道不但脫深字并道字亦錯矣文之幽微雋永俱向深字中玩索得之

說有詳而得所反則學猶不可據也夫學而博焉能遂約乎詳說之則將反矣所以一說而異用歟且理之存乎說之前者甚深而不可據也則必謀夫理之寓於精言者以要之然而急求其精究至獲粗而止蓋不能使理之曲折著於吾心踰攬其大略遂得其末事已耳夫學者以約期約而未有反也孤陋者其情多岐偶見其一而若可守更闚其一而又可遷矣夫惟極聞識於周通則指歸不惑也是故事有相反而乃以相效即以博期約而未有反也好古者其奇難棄恃其所信而以為安將蓄其所疑而亦以為富矣夫惟衷同異於羣言則大要立舉也是

故功有相盡而乃以相足則博學而又詳說之之為說約乎驅天下中
（在博學一層前說得好）
下之資迫與說要渺之理鮮不以為素不相識之物斯難之矣廉之耳
（而字方有頓挫）
目之途雖有愚陋不容不悉心於其間此時周咨極辨幾於雜沒而難
（詳說着實）
稽然習之而知其數又習之而明其義將百言之意可以一言盡也抑
（全溪姚江所見自淺耳）
天下才識之流強為說易簡之撰彼又以為略而易盡之事斯忽之矣
縱之文藝之中雖有聰明不能不委折以相赴此時廣慮遠思疑於深
苦而鮮獲乃久之而得其變又久之而得其常將多言之旨可以無言
（說字中出奇無窮）
槩也然則絕學孤鳴其說於天下將何所反乎要以人之說詳之其說
自可深也苟為己說所未及即芻瞽採詢亦自通至精至神之極而實
無有人之說者存也存吾說焉已耳百家爭以其說相高尚人將何所
（便反約矣）
反乎要以吾之說詳之其說盡可廢也苟屬吾說所力求雖三代六經
亦自有可革可刪之法則亦無有吾之說者存也存吾說之理已耳由
前之說可無讀古之誣由後之說可無窮大之救則博約為相救之功
然始之說亦可不論不議而終之說亦可生變生文則博約為相兼之
用要人之能說約者蓋難之矣

學必至反約乃為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每從題前翻折
而入將以二字躍躍意表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
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

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揔無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處都是錯也不然夫子何以又憂學之不講乎即以文章喻之空疎與餖飣揔謂之不通〻者約也空疎則無可講究餖飣則不知講究多讀書而精講究則通矣文于詳說二字特見發明亦從讀書講究中得來自言其所得如此

博學 威

仲尼亟稱 全 李鴻霆

釋取水之旨而知本之當務焉夫有本則見取于聖人無本則見恥于君子觀於水而可不知所務哉今夫吾儒讀古人書偶取可疑之論說而欲求當其意之所存苟其大拂乎古人者不可以後人之說誣之苟其不悖乎古人者無不可以後人之說通之至於說得其通則謂古人之初意不如是可也即如是焉亦可也如徐子以仲尼稱水之辭而相質也夫臨流可以悟道觀化可以會心水之為水夫固有取之不勝其取者必待聖人之取義而論定乎孟子曰其為水言之歟其不為水言之歟皆不可知即以水論天下事之樂其盛而不樂其竭也有如此水

本邵氏為徐子所意言而推廣之說得如許

橫逆圓活

活句

都是即水

○離○水○却○妙○于○留○產○不○侵○未○二○句○文○勢○浩○瀚○如○八○月○之○濤○

之混〻不舍晝夜者矣天下事之樂其進而又樂其漸也有如此水之盈科後進者矣天下事之立其基而又樂底其極也有如此水之放乎四海者矣何也凡天下之水未有不出于原泉者也豈非以有本之故哉

○妙○人○宕○得○活○

意者夫子憑流俯仰原具有一本之見在其意中而不禁流連感慕於其際也如其不然則是雨之偶集者也溝澮之偶盈者也欲其媲美原泉注流江海詎可得乎無本故也而人何取哉

○橋○竿○一○轉○捩○柁○有○神○

○另○作○一○頓○束○出○本○

有本者若彼無本者若此天下事往〻類然此其故吾得之君子君子道德備躬淵修內裕縱不謂寔至之日不必外著聲稱若夫以譽相高以聲相附人負聖賢之名家參國士之目而原所懷來究為世所羞稱是蓋過情之聲聞也彼君子者即聲聞時有不願而況過情之恥哉則謂君子過情之恥可於仲尼取水之意可也何也本事之所存也

○二○句○妙○

一氣○潔注

着眼靈出手快取勢縱如從瞿塘灩澦看春漲爭峽一日千里復登匡廬觀谷簾三疊水拆瀑飛晶珠映跳令塵間俗氣消盡

仲尼亟　李

君子存之

下字有疑

趙炳

獨存幾希者所以存人也夫幾希不存天下尚復有人哉而存之者惟君子其功洵可遡論已且盈天地間皆人也究其所以得命為人者則非天下人之故而一二人之故也此一二人必不能聽斯人於若存若以而獨自全其一身故雖以古今之遠但得數人者落落然布於千百年間而斯人之理遂以不絕也吾言幾希幾希則已危矣庶民又從而去之乎羣處天壤之際徒存造物之形而夷然自樂使生人生物之心貴賤幾無以相辨獨有人焉不敢視萬姓為吾身以外之人而後天下知蒼生之皆貴俛仰宇宙之內僅留生人之貌而靦焉自安使爭續爭

貫下數章寫得浩然

兼庶民存說得好

絕之時靈愚幾無以自別獨有人焉不敢視性命為天地同憂之責而後今古見人類之常伸其惟君子乎凡人見所甚多則不甚愛焉以為不足存也迨覩其少者則相與藏之矣君子所見不過幾希爾夫以人生而僅托命於幾希且羣百千萬族之人而托於一君子之幾希言乎少則少之至矣雖竭終身之力憂危惕厲於其中日生日益而幾希者自如消之則日見其消長之不日見其長蓋無日自見為存也而君子何得不遑急矣凡人見所甚少則不甚欲焉以為不足存也迨見其至少而寔至多者則相與護之矣君子所見雖僅幾希爾然存幾希以存一人存一人之幾希以存百千萬人言乎多則多之至矣雖終聖賢之

（譯幾希焦妙絕倫）（存之不足譜頌）（此意更焦）

生殫智畢力於其中日開日闢而幾希者自如斂之一心而不覺其小瀰之六合而未見其盈蓋無日不危其不存也而君子何得不奮勵矣

（此處方將枯下文）

前有君子焉亦既經緯萬端以還斯人之自有後有君子焉昭明大道而惟恐其不得幾希同故其時不同而無弗同也存之古而易安者存之今而弥危所以後之君子憂懼之思偏多於古人上有君子焉亦既

（孔孟別作二章其存更難）

剏制顯庸以明斯人之固然下有君子焉網羅百代而惟恐其不及幾希同故其位不同而亦歸於同也存之於上而弥著者存之於下而易晦所以下之君子戒懼之詞更深於在上我將進而詳其人矣

不但包貫下章帝王師相寔孟子自任道統之重在此存之二字正

有憂危心事。惕厲工夫。止作稱揚古德頌。失之遠矣。文之儆策。如聞同安鐘鼓聲。一聲未絕。此心已幾次走作。真令人知懼。○拈此者。大都盡力取下。開口即從君子分列門類。便無此警切。此只在後比映照為得。○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時作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揔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常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還他幾希二字。如後世阿堵中。這些子。雖虛字而寔用。似亦無妨。但不可看做黑腰子耳。

君子存　　趙

以相道兼列聖而得其無逸之心焉夫周公與三王事異而心一也思而得之而施誠存之之君子哉今夫前聖後聖相師於異日而不能相聚於一時此亦天之所無如何也而聖人之憂勤惕厲由世起矣歷觀古之君子自三王以後有臣道繼君道之終相業總王業之盛者其周公乎周公統承重任輔翼沖人所履非三王之位所遇非三王之時而所治猶然三王之天下也於是公之心迫而為思焉綜詩書而論治其人已往而其事猶新是即三王與我遇矣我欲告無罪于天子必告無罪于先人既告無罪于先人必告無罪于夏商之祖蓋少缺焉而公心

憾也登明堂而懷古其德配天而其事垂後是即三王至今存矣今日使天下見吾君之事必使天下如見先君之事既使天下見先君之事必使天下如見禹湯為君之事蓋缺一焉而公心憂也以公之才濟公之思兼施四事夫復何慮哉雖然事非一概論也我觀文考作豐公治東陝寧王歸鎬公治西京即公之一身而鎬京之治不盡合于豐〻京之治不盡合于鎬又況由周遡商維有歷年由商遡夏維有歷年天運代更人事互異強而合之此必不得之勢也而謂公能已于思乎未嘗思之而事〻皆可疑思之而疑者必求其一是患伏于隱微憂生于燕

（得此一段議論駿拔落不合二字方有意理）

（而文勢亦頓宮得力）

（出第二个思字）

矣三王處此度有必欲盡之圖維則孫子之謀安得辭其率也憂〻于百為未動之先而惟恐疎虞以貽後悔推是心也不有焦勞中夜者哉如是而公不以得為幸乎未嘗得之而事〻不敢安得之而安者又必急于一試禮樂休養於百年家室綢繆在一日三王處此度有遵欲赴之成勞則創建之謨何可晏然俟也汲〻于同事不知之地而惟恐遲豫以重流言推是心也不有宵衣待旦者哉乃知聖人之事勢各殊雖一家具有通變至人之心傳則一雖異代亦可同揆觀周公之存心後之君子可以興矣

（仍挽三王有法）

三王從文武層貫禹湯不併講兩思字境畛不同不混講不合從思兼處看出三王時勢互異方見精細非理有不合也妙在另頓不平

講態日極形其思之勤待且極形其行之急妙得憂勤惕厲大意不呆講皆見老手密法文更道練有體

周公思　張

王者之迹　全　王道

原春秋之始終聖人之志見矣夫孔子作春秋維王迹也繼詩亡而作緣魯史而成其大義又烏可已哉且匹夫足以行其權空言足以補其事則聖人為之而不辭然必有所感而發有所緣而起有所折衷而成（發己起例斷然大義）攷古尚論者所當深推而得其意也夫文武周公之道總在孔子孔子不得位行志功在刪述其大者莫如春秋春秋胡為而作也哉吾嘗論夫古今之統終于霸力而經畫於春秋春秋與詩相際也說者謂詩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為作孔子阨窮而著春秋類之是不然夫詩王者之迹存焉觀於鹿鳴皇華彤弓採薇諸章周天子之德教政令炳炳然

四方也自王迹熄而黍離降而詩以亡詩亡後春秋作生其時感其事也夫非曰詩之有合于春秋也夫非曰春秋之可以續詩也夫非曰詩與春秋之不相並行而必俟其亡而起也紀言紀動之略詩以前有之然不為春秋為書吾悲夫春秋之不得等而上之也時為之也比事屬詞之司詩以後又多有之然為晉乘為楚檮杌為魯春秋不即為春秋吾幸夫春秋之不至夷而比之也人為之也且夫孔子之春秋與魯之春秋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孔子猶魯人也魯春秋猶國史也會盟征討之日尋赴告者不闕焉吾取其事遣使行令之有詞吾取其文春秋史也史以事詞著無所緣起孔子雖聖不能自為功矣即春秋經也經以道法勝又烏取之孔子曰吾取之其義夫義也何義也是春秋之義也義法天也義尊王也義與魯也親則諱之近則謹之賢則責備之亦猶夫哀世之義也魯春秋有之乎曰有之有之則曷不之取也權不在歟非然德不足也權之所隆禮樂征戎治天下而有餘王者之迹也其義直以大德之所托是非予奪懼亂賊而不足一家之言也其義變而深是則孔子之所本以折衷者也苟非其人又烏能虛行哉然必后于詩已何也詩不亡王迹不熄王迹不熄春秋可不作聖人非好為多事也刪詩一事也作春秋又一事也聖人固無所辭之矣

此章是一篇春秋緣起大意儘更了然聖人心事明白顯易本如是

後來學春秋者無慮數十百家皆穿鑿傅會只向一字半字尋活計說得聖人朝三暮四神頭鬼腦不成箇分段以胡文定之嚴正猶且不免朱子謂只恐地中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意不如是爾見解超越行文自能擺脫羅鼎○詩亡只是迹熄之徵王教不復行于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不取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強為牽合徒見支離此正以開說為高近世儒臣解經援春秋詩易分配湊合以為巧亦好奇之過于義寔無所取

王者之迹　全　王者　王　李開鼎

春秋為大義之書故特著其所由作也夫孔子帝王以後一人也其書莫大于春秋非謂其事詳列國而義獨始于尊王哉且古聖人之治天下者皆道也世教日微人心欲牧不得不深切著明以振救之而義乃特申于天下義尊天子天子卑也義重宗國宗國弱也義正霸王抑強侯伯者僭而強者亂也春秋其衰世之書哉雖然不可不作矣古者天子有史備其七官太史主之邦國之志繫之故采風之典列在時巡而美刺之辭莫明乎二雅至于雅變八篇風夷列國誰為之乎王者為之也古者諸侯亦有史其名不立外史受之達于王而正之故十五國風

○一往數遍手脫極敏古論作家

○若王者情思微昂

並奏天子而赴告之例即比諸陳詩至于家有策書史無夷夏誰為之乎王者為之也王者之事不能達于天下而天下之文不欲達于王者文不達于王者則一國以內各得是所是而非所非事不達于天下則羣侯之中又將強所強而弱所弱若晉楚之史內同魯國桓文之烈上掩周王豈非事勢已窮乎世變文章盡出于諸臣哉孔子之春秋不可不作矣然不敢自言作也特舉一義以明之義則有專之孔子而不專之孔子者百國之藏書猶在十四王之官守皆文武所式靈而重也則取之禮經之舊典常新十二公之紀載皆元公所典則而貽也則取之四方之簡策有告十九國之傳聞皆虞夏以來帝諸王謀所沿委而示也則又取之取之以尊周也以親魯也以治晉楚以正桓文也則自周公而後大道常存存之孔子之義矣進之古以為經則經之終也經以傳意而此獨傳法故義無不盡正之天下以為史則史之始也史以載事而此復載道故義無不精然而衰世之思亟矣向使平之繼並能如宣之繼厲則可不作使隱之事平即如僖之事襄亦可不作使桓文之定伯盡如首止踐土之初楚重魯而尊周又可不作而不可得也下泉望遠陽豫成文豈聖人之初志哉

春秋固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凡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

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令人往往脫却半邊此獨能兼舉不淆

王者之　李

王者之迹　全　賀寬

以魯史維王迹聖人一之于義焉夫詩之未亡經而史也詩亡而有春秋史獨非經乎在明乎義之相合者耳今夫詩首二南春秋首隱桓周魯之書而非周魯之書也前乎此者有之矣康衢擊壤吟咏之端堯典虞書紀事之始孔子舉列聖之傳統之我周周衰而人舉文武之烈望之我魯記者謂讀雅詩而嘆感時修春秋其間先後之序孰非因義以起乃春秋之不先詩而作者則何也詩存而史不亡也王者以其德政入天下人之心天下不能以其歌誦形王者之心而僅于其迹求之詩道所由興焉即以雅論文王大明之篇鹿鳴天保之什美矣盛矣變而

（大義炳如恰足前章對線司馬子長法也）

（其后二字作意）

為民勞為六月猶有民岩天命之思振興始事之象迹之未盡泯也惟是小弁雖存于雅而父子之恩衰黍離降至于風而君臣之分絕詩使人思者也見善而不思勸知淫而不思非迹不能著之天下義何能得之人心其于古人詩史之意寧有當哉聖人知詩之不可為史以為孰若一之于史庶幾詩亡而猶因史以勿亡乎春秋之所以繼詩而作也召陵之盟本于車攻河陽之狩因于淮浦事在君父而出之以微言詩人固已有微言之者矣背王命者濰大必黜等于不載風謠尊王朝者濰小必書同于愾我寤嘆事在臣子而示之以顯言詩人固已有顯言之者矣乃詩人言之而春秋尤更端言之者俱魯夷于晉楚而周入于

大義炳如

詩之所以存王迹大義炳如

手眼都快

引據別有新思

一葉蓋世奇節

桓文也列國有是亦有非自有春秋而晉楚之所非必究其所以非晉楚之所是必究其所以是乘與檮杌並垂以春秋視之猶之不得與于變風變雅之列霸者論功亦論過自有春秋而桓文所為功褒之不異於五服桓文所為過貶之亦等于五刑事與文先具以春秋正之猶難自附于商頌魯頌之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義在則晉楚稱大邦不敢擅其私史而勤懲之見于征伐會同者較美刺則加嚴義在則桓文稱大業何能上越王章而旌別之及于朝聘燕享者視比興則加斷而或謂王者不作雅歌云亡已無采詩之官徒有記言之史春秋亦衰世之書乎而胡以法天則書正月尊君則首春王小戎雖勤不敢上

自見瓌瑋

稟嚴之中

許保既豐蔚而

氣葉波臧非復偏人所麓制

隆淵源之烈公徒云盛不敢自擠江漢之功而南風日競且退稱子位不敢並列宗邦也此與名唐風不名晉風錄曹風不錄楚風者其因義以進退非先後一轍哉刪詩也作春秋也亡而一之者尊王者之義也此專在詩與春秋此亡彼作處發洩人雖同此意論卻遜其氣魄光芒詩教之所以關王迹正與春秋義同褒貶並列而賞罰存貞淫並列而勸懲見其義一也鄙儒乃以詩為有貞而無淫則春秋亦當著忠孝而隱亂臣賊子矣講詩亡處獨悉源流

其事則齊　節　王者之　會　陸龍其

事與文必托於義春秋所以為存也蓋無其義而僅有其事僅有其文春秋何以為君子之存也非孔子孰取而著之且君子所以為存者義在焉爾世治則義著為王者之跡而播之詩歌以鳴其盛世亂則義變為侯國之謀而散之載籍以分其統有聖人者作取其義而著之而變者正散者合不幸而不得行其義于天下猶幸而得明其義于天下

孔子以後存法一變

也然則天下何可無聖人也彼春秋之在魯既與晉楚之書一矣則是非有善善惡惡之旨也非有別嫌疑明是非之權也非有撥亂反正之

上兩其字鉄淨好

功也即未嘗無其事而要其事則齊桓晉文焉耳未嘗無其文而要其

文則史焉耳夫事為桓文之事則非孔子之事矣即非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矣文為史之文則非孔子之文矣即非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矣非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而自為其事天下於是乎無事而事之所存者去矣非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而自為其文天下於是乎無文而文之所存者亦去矣然則此之為春秋者無之而王跡熄有之而王跡亦熄者也盟會之繁其無係于世運之升降也明矣而孔子顧欲使王跡熄而不熄也則作之抑無之而雅亡有之而雅亦亡者也赴告之策其無關于大道之污隆也明矣而孔子顧欲使雅亡而不亡也則作之

（徐索在手捷弄如意）

作之而善善惡惡之旨彰焉別嫌疑明是非之權歸焉撥亂反正之功著焉蓋事也文也而義行乎其間矣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取之舜以立其極取之禹湯以廣其變取之文武周公以正其統於趙盾許止無氷有蜮見人倫庶物之正焉於鄢陵鷄澤見好惡之謹焉於宋宣吳礼見執中用賢之道焉於大雩告糴郭公夏五見視民望道之心焉于儀父書字吳楚書國救邢書次見不泄不忘坐以待旦之誠焉於是其事非桓文之事而孔子之事矣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矣其文非史之文而孔子之文矣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矣事為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文為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天下於是乎始有事于是乎始有文而庶民之所去者于是乎存矣不幸而不得行其義于天下也猶

（挿入上文如雲如荼）

（熟綴入妙玲瓏花簇）

（收繳一氣）

幸而得明其義于天下也然則天下何可無聖人也

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寔舉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總上章而言其大者故從王迹說起蓋諸經為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之政也串插上文極得孟子大旨不是花草文法○義字即在事文上見極是

其事　陸

鄭人使子　節　李作楫

能以不忍自全慎術之報也夫不忍以不端為教孺子先不害於庾斯矣不然斯獨端人耶且弓矢之道生於古人不忍之一念而不端之十反竊之蓋其為教也兵短而害長然而端不端非所論乎斯也同一端而忍與仁出其中忍與仁之報亦出其中耳羿忍人也宜其及也夫曰然則庾公之斯亦盡他之道者尹公之他亦盡子濯孺子之道者若之何其不及也請反鏡之曰斯端人也抑孺子端人也他之端孺子教之斯之端非孺子其誰貽之蓋天下教人之道有二有喻焉喻者有勿喻焉喻者喻焉喻者言樂得而謀身樂得而帥此夫事顯而報章者也勿

○承見全章微上自成至論

○即從忍端一字生情奇拔

○撥脫

○提勻有力

○倏然而入古文幻境

○提無本意通節恐然

○練勻無宵不減鵝冠

揄焉揄者言不必為謀身不必為帥此夫機陰而報疾者也學人之道
遠桂
亦有二有盡其才者更有盡其情者盡其才者以能為鵠能之所在即
望鵠而破焉盡其情者以神為的神之所去即背的而馳焉審是而庚
崎鋒也八韻而理本正大
斯之生孺子當其受道焉已生矣孺子生孺子耳豈庚斯生孺子乎且
轉出君字講蕩生波
夫孺子猶知有君也扶疾而決命一日不忠于鄭者不若是斯言之矣
并不有其君形以蒙不有其師絕
君事也我不敢廢孺子教之也令孺子于時乘敵之危邀國之急或倒
大絕正議論　轉合峭便
戈于外或距君于內是孺子不有其君也孺子不有其君斯豈復有其
名字至理
師哉吾故曰孺子生孺子耳夫忍殺機也以機相受者以機相酬何必
知弦而復可以相向而不忍生意也彼不忍以意相遺誰復忍以意相
毒何必相全定得之相知故羿即遇斯羿無可生孺子爽蒙：必不殺

但勤竊一二左國史漢語後生小子皆能裁割成文此艾東鄉之所
鄙也然在今日已不可得矣似此離奇峭拔尺幅中變幻不窮于左
國史漢神似而非形似尤難也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
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只責注孺子看題具眼
所云孺子生孺子譏論奇而實正

鄭人使　李

天下之言　全　蔡杲

大賢正言性之旨、有無事於鑿者焉、蓋性之不明、智為之累也、抑知由利以求其故、性固不難見乎、且衆言淆亂之時而欲以一言定其指歸此非無所據而然矣、天下事理之繁、咸有其要、即其要而求之、則極難幾之業、難晰之端、無不可靜觀而得也、況斯理之具於吾心者乎、吾得此意以正天下之言性者、今天下之言性、不既紛哉、舍其可見而求諸不可見、因其偶然而疑其或不然、且騁其私智、創為異說、下乖物理之恒、上違自然之運、是皆未全乎性之說也、而未全乎性之說者、皆自謂言性之人也、吾將何以正之哉、夫理存於中、而特發於外、是發者存之

○句○言○字○說○起○使○淨○為○智○而○發○之○旨○

方○轉○全○性○意

○一○起○舉○全○理○專○

○為○智○字○也○

○孟○子○言○性○

所自形也體立於靜而動見其端是端者體之所自見也則故而已矣
（六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
何必多為之說也哉顧與人言性人既誣乎性與人言故人又托於故
以誣故而誣性則安得不取所為故者而重思之赤子之愛敬聖賢非
（詮利字精定）
有加焉者理之所無待也儒者之忠孝庸愚亦有合焉者表之所自動
也以利為本可無疑于故矣可無疑于性矣而言性者必以己意與之
彼以為智吾已惡其鑿也蓋鑿則不因乎自然而失其所為利不循乎
（惡轉智字）
已然而失其所為故既失其利與故則失其所為性而何有於智今夫
（二喻直分二比此從利字生出）
人有心而物無心也人有性而物亦有情也予智者昧乎己性而因挪
乎物宜大智者明乎己性而即達乎物理禹之行水其能事則既效矣
由今思之行其所無事也世豈有大智如禹者哉何勿因其自然而行
（此從故字生出）
之也今夫人有為而天無為也天不變而道不變也得故者元會之運
可通于晝夜之間忘故者推測之勞未協乎璣衡之則千歲之日至亦
浩渺而難窮矣苟求其故可坐而致也事孰有高遠難明如天與星辰
者哉何勿循其己然而求之也循其己然而所為故者見因其自然而
所為利者見即利以觀故而所為性者見是道也地平天成莫有外焉
而何言性者之紛紛也
其度安詳其氣雋永此嗣宗蘇門之嘯也或疑此章主言性不專
為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孰不因用智穿鑿錯卻孟子言四端便

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為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為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楊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況既知言性為主便不是性為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來如何以矛刺盾耶

天下之　徐

禹稷顏子　節

詹養沉

聖賢之出處皆同借古人以立斷焉蓋道同者地不得而異之易地皆然曷不就禹稷顏子以博觀之哉今夫尚論古人者不能深求古人之用心將無以得古人矣然能深求古人之用心而不能實見凡為古人者之有同心猶之不得古人也惟即其所同以推其所異復因其所異以明其所同則行藏一轍不獨古人為然矣吾故觀禹稷之所以急而兼論顏子或者曰禹稷之與顏子聖賢之分也賢人之所能者或不為聖人之所屑則疑顏子然而禹稷未必然且禹稷之憂與顏子之樂人已之別也為人者不難退而修己為己者未必能進而惠人則疑禹稷

上詆言禹稷事不說明顏子此處大有幹法

落脉妙

歎夫

亦以此為辨

可以易顏子顏子不能易禹稷而不知其非也蓋天下之可以為顏子而不必為顏子者不獨一禹稷而禹稷其較著者也如曰憂者之不復能樂是使禹稷居顏子之地遂不得為聖人乎將并失其賢者乎吾虞無以處禹稷則虞無以處夫凡為禹稷者矣天下之可以為禹稷而不得為禹稷者不獨一顏子而顏子其較著者也如曰樂者之不必能憂是使顏子居禹稷之地遂無所濟于天下乎將并失其己者乎吾虞無以處顏子則虞無以處夫凡為顏子者矣抑知易地皆然聖賢固有其同揆者哉今夫百世之上而有禹稷百世之下而有顏子其人已遠其心不傳矣迄今設身其地猶無端而如見一禹稷焉無端而如見顏子焉而謂禹稷顏子遂不足以相見乎彼或以其理之同符者而相乎彼此之間以共成一潛見之學問未可知也則凡前之為禹稷顏子者吾得易地以斷之且禹稷而後更無禹稷顏子以前亦無顏子憂不可繼樂未有竝矣乃今神遊其地猶曰其樂也一如其所憂其憂也不大遠于樂而謂禹稷顏子而外遂無如其憂樂者乎世或有其心之同然者隱相遇于今古之聖以再俟夫後人之論定未可知也則凡後之為禹稷顏子者吾亦得易地以斷之矣

（活句）（孔孟皆是也）（易地而觀聖賢作一波瀾）（曠然迷懷其智次如何洒落憂樂同處尤見本之）（山林宵冥海水川）（沒時意象如此）

禹稷對副宜舉孔子而舉顏子者何孔子三月治魯人猶及信顏子平生未見施為尤難信也禹稷同顏子人所易知章意固側重顏子

耳舉顏子則孔子不消說孔子不消說則孟子自任可知矣文于此處着解不特禹稷是陪客并顏子亦未即是正身大奇文境靈忽如海上山在虛無縹緲間

禹稷　詹

今有同室　二節　曹爾堪

觀鬬者之親疎知救者之緩急矣夫同室鄉鄰鬬同而救不同地使之然也何疑乎禹稷顏子嘗謂欲觀古人之心者驗之于今人之情而後可大白其出處之故矣揔之聖賢無時漠然于天下而天下有時漠然于聖賢其遭際有盛衰亦甚非得已也以余所稱禹稷顏子皆救世之人也而所處之地固殊焉凡其匡濟之略者遇則救之以力不遇則救之以心時異而道終不異抑負拯變之才者用則救之以功不用則救之以識道同而勢或不同今試遊于五都之市而見鬬者焉其救者必其人之同室也否則未有不閉戶而退矣又試遊于五都之市而見鬬

（見說明正意託喻題得）

（力每在此到後便須禁插兒矣）

（出題兩〻古雋）

者焉其不救者必其人之鄉鄰也否則未有不被髮纓冠而前矣夫此被髮纓冠何心乎是殆與三過不入之心同其勞瘁者也不幸而關者在同室望救于我猶幸而為同室之關我可施其救也則被纓之說是也夫此閉戶不往又何心乎是殆與陋巷獨樂之心同其淡漠者也幸而關者在鄉鄰可以不救不幸而為鄉鄰之關欲救而無從也則閉戶之說是也然則同室者其即當平世之人也歟哉生逢堯舜何忍不以天下為一家其視天下無異于同室故其視飢溺亦無異于同室之關痌瘝一體百代猶將見其思然則鄉鄰者其即當亂世之人也歟哉世非唐虞不得不以鄉鄰待天下其視天下非忽然于鄉鄰故其視[illegible]亦非忽然于飢溺惻隱同懷萬姓皆能白其意要之往救者非好勞而惡逸也當其遇鄉鄰亦能閉戶而不往救者非獨善而忘世也當其處同室亦自能被髮纓冠故曰易地則皆然也

（點破是收結題法）

（四幹合理一何透）

（結出易地皆然之旨）

全理上已說盡此只以喻言結之兩兩相形其義自見是孟子文章醞藉處文亦就兩兩說來使讀者自見易地皆然意只結處補出直是道子畫圓光若有神助可謂醞藉極矣

今有同　曹

孝子之至　節　洪琮

志在隆親、古帝王之孝一也、蓋未有孝子而敢卑親以自安者、而惟帝王之孝、則能極尊養之隆于無憾、下武之詩、舜與武有同符矣、且上古聖人而有天下者、其父子之間、皆大人世及、至堯舜而以天下與人說者、謂堯絕帝嚳之傳、舜廢瞽瞍之祀、其母乃棄天下以賤其親乎、然其初帝嚳身為天子、而瞍以孑然匹夫享有天子之奉、又不能不為瞍幸而為舜難也、則受天下于他人、與取天下于他人、雖其功德宜然、而要所以大奉其親者、亦云盛矣、若此者、皆聖人之孝為之乎、今夫孝之興也、有小孝中孝大孝之別、然而孝子事親、生則盡養、死則盡發、凡其力

（奇快至此）

之所得為者無不為之自天子諸侯以至大夫庶人莫不由是也是以自古迄今有庶人之孝有天子之孝而于二者各備其道可以垂之萬世而無弊莫如虞舜故古聖人而有孝子之名者必自舜昉也要其事（只論）（其心已折到齊東）親之心則尤莫著于其為天子時矣考舜之為天子也禘帝郊嚳祖頊（僕議典獻議）宗堯而于生身之瞍僅列大蒸與窮蟬螭牛同其時祭沒而不能告薦（不能不欽慎矣）郊壇則生而陳享萬方晨夕玉食豈有據乎然舜紹堯而有天下為人（方見以天下養句着落）後者為之子舜之不得郊瞍者禮也其不能不以天子之養養瞍者情也況乎古之天子未有及父之身而膺享四海者舜則三十登庸至于九十卷勤其間瞍之壽考康強而躬撫其子之為天子蓋亦優游有年矣以視夫父在而貧賤父沒而富貴徒以馨香黍稷之陳將告其霜露悽愴之悲痛者其為衍樂果孰多也昔者武王未有天下之先亦猶然殷之盛諸侯也乃文考未集厥勳九年遺恫及戎衣大定柴望告成而宗祀明堂羊牛將享始獲以天子之禮樂上奉其一本之親其與夫虞帝之時成賦中邦鳥夷錫貢青州海錯淮泗珠魚浮于河雒達于冀都以逮事瞽瞍之歡斯已異矣然而以旌之孝子之心則固未始或異也（人微孝子之心）聞之武王之事親也文王有疾不脫冠帶一飯再飯之間抑何其服勞之不倦乎彼歷下耕田號泣旻天以孝養厥父母者其區區不匱之誠亦猶是耳而要兩聖人不以是遂止也蓋一為庶人一為諸侯其後皆

一旦崛起率有天下以光顯其親是天之贊兩聖人而為孝之大成者也嗟乎身為天子則黃熊之殛可配升中以神禹之郊鯀而禮不以為譏身不為天子雖以成王廣魯周公賜禘用祀文王而議者猶以為僭

論必驚世

只以孝子之心折臣父

蓋孝子事親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不可必者天為之而可必者心為之也詩不云乎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是詩也蓋頌武王之詩而我謂亦頌大舜之詩也

是辨臣父之誣非頌舜遇之盛只從孝子心情中推勘至盡齊東之疑更不須辨極雄奇之文其得力只在細切處引詩只謂為天下法則耳非引武王也文偏從武王生出奇情快論却都是波瀾映借

賓主歷然

孝子之